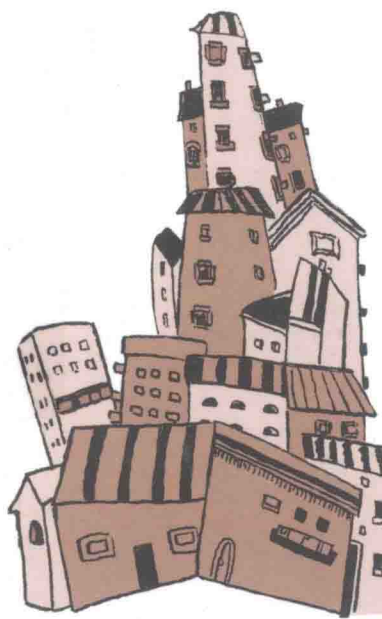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寻父记

曹多勇◎著

描绘出乡村农耕时代的细致纹理
和乡村文明破败的残存碎片，
深刻揭示出底层百姓的生活与命运、
苦难与希望，勾画出都市光怪陆离的市井百态。



AR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寻父记

Xun Fu Ji

曹多勇◎著

时代出版
AP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父记/曹多勇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4. 10

ISBN 978-7-5396-4985-6

I. ①寻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19689号

出版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岑杰

装帧设计:许含章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63533889

印制: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(0551)63813778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3.25 字数:200千字

版次: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5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序 言

传说之一：水草跟水萍说，有一年夏天，我早上去河边洗衣裳，看见从上游漂下来一只大木盆，木盆里有一包东西。我起贪心，卷裤腿下到河里，想看一看木盆里究竟是什么值钱的货物。你猜木盆里是什么？一个孩子，在里边“呼呼”地睡着呢。这个孩子就是你，你就是我在河边洗衣服捡来的。

传说之二：村人说，那一年水草男人死两年了，水草生下水萍。水草跟村人说这个孩子是遗腹子，你们谁个相信呀？村人说，谁相信谁傻瓜，遗腹子能怀胎两年才生下来吗？

传说之三：早一年，村里来了一支煤矿勘探队。他们的任务就是探明韩家庄的土地下面暗藏着多少煤炭。一群人把钻机架在村外的野地里，吃住在村里的大队部。其中有一个姓梅的工程师，晚上抽空闲给村里的大姑娘、小媳妇开办扫盲班。扫盲班的地点就在大队部。梅工程师是上海人，说话“蛮音格朗”的，说十句话村人听不懂三句话，就这大姑娘、小媳妇一窝蜂地都爱去、都爱听。为一个什么道理呢？还不是梅工程师是一个上海人，长得雪白干净的，是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。水草是一个寡妇家，也跟着一群大姑娘、小媳妇天天晚上去扫盲班。村人说，水萍长的像那个梅工程师，八成是他留下来的种，一个有别于韩家庄的、地地道道的上海种。

目 录

卷一

第一章 挖泥塘 /3

第二章 过生日 /21

第三章 找眼镜 /36

卷二

第四章 梦上海 /57

第五章 怀孩子 /84

第六章 生孩子 /108

卷三

第七章 回上海 /139

第八章 葬亲人 /162

第九章 抓犯人 /191

卷 一

第一章 挖泥塘

水萍在房屋里生孩子。孩子的名字叫水菱。

初秋天,天气依旧很热,气温依旧很高。水萍关上门,合上窗,一个人大汗淋漓地躺在床上生孩子。一阵阵疼痛袭上身来,水萍咬紧牙关,不让一声喊叫从嘴里露出来。韩青山两只手抱头,蹲在家门口。水萍生孩子,韩青山不能待在房屋里,只能这样子。

韩青山问,要不要去医院生?

水萍说,不要。

韩青山问,要不要请接生婆?

水萍说,不要。

韩青山问,你说我能做什么?

水萍说,你先去锅屋里烧一锅开水,再磨一把剪刀等候着。

一把剪刀在锅屋里。一块磨刀石在锅屋门口。磨一把剪刀剪脐带。烧一锅开水洗血水。

韩青山说,那我就先去锅屋烧一锅开水,再磨一把剪刀等候着。

水萍说,你先磨剪刀,我怕等候不了。

韩青山说,母鸡生蛋都要生上半个小时,女人生孩子不会这么快。

水萍说,你快点把剪刀拿过来,孩子已经生出来了。

韩青山问,真有这么快?

水萍说,不信你进屋来看一看。

韩青山说,我去锅屋找剪刀。

韩青山去锅屋找出一把剪刀拿在手上,站在房屋门口不愿进去。一抹太阳光从天空照射下来,门口光亮,屋里黑暗。韩青山从门缝里看不见躺在床上生孩子的水萍,水萍却能从门缝里看见韩青山犹豫不决的影子。

水萍喊,你快点把剪刀拿过来呀!

韩青山说,我不敢看血,我害怕。

水萍问，你什么时候怕过血？

韩青山说，我现在怕、怕、怕。

水萍说，你说你不拿剪刀过来，我怎么剪断孩子的脐带？

韩青山说，我去喊邻居。

水萍说，不要去喊邻居，我不想别人家知道我在生孩子。

韩青山问，那你……

水萍说，我下嘴咬。

韩青山听说过有女人生孩子自个咬断脐带。

韩青山说，那你就自个下嘴咬脐带吧。

孩子在两腿间蠕动。韩青山不递剪刀过来，水萍不得不下嘴去咬。水萍坐起身勾下头。水萍伸出两只手一把抓住脐带。水萍顾不上去看孩子一眼，张开嘴咬住脐带。哐当一声，房屋门打开，韩青山像一截木桩似的摔倒在门外门里。一缕阳光照在韩青山的身子上，一把剪刀插在他的脖子上，鲜血“汩汩汩”地顺着剪刀往外流淌。显然韩青山是自杀。水萍丢下孩子，朝着韩青山猛扑过来。

水萍撕心裂肺地喊，你不能死，你死了我跟孩子怎么办！

韩青山满脸堆笑说，我不会死，这把剪刀锈得一点都不快。

其实韩青山不想死，剪刀捅得偏。

水萍问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

韩青山说，你心里比我明白。

水萍说，这个孩子不是你的，我俩结婚前你就知道的。

韩青山说，我咽不下去这口气。

啊、啊、啊。孩子躺在床上的血泊里哭起来。

二

水菱是下放知青眼镜留在韩家庄的种。

上一年春天，地里没什么要紧的农活，韩家庄的社员集中起来挖泥塘。太阳端坐在天空中暖暖地照着，阳光流水一般在泥塘里静静地流淌着。干活社员的脸上一副干劲十足的样子，一副汗水汪汪的样子，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。

所谓挖泥塘，就是把泥塘底的臊泥糊挖出来，晾晒干，做肥料。俗话说，

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”。生产队里的上百亩土地，光靠生产队里的十几头牲口积攒肥料远远不够，县化肥厂的化肥原本就紧俏，就算不紧俏，生产队也花不起这么一大笔钱，所以大部分肥料只能靠挖塘泥。

一口泥塘就摆放在淮河边，夏季淮河涨水，泥塘与淮河水渐渐地相通相融，灌满河水，长满杂草。水鸟飞过来，戏水游玩；牛羊跑过来，低头饮水。到了秋季天，淮河退水，泥塘与淮河水断裂开，干一冬，冻一冬，现在正是挖塘泥的好时候。泥塘长方形，南北走向，生产队社员有的站在泥塘的东边挖塘泥，有的站在泥塘的西边挖塘泥。泥塘两边界限分明，西边干活的是一群小伙子，东边干活的是一群大姑娘。小伙子的一边插着一面红旗，上面写着“虎头山突击队”几个金黄色的大字。大姑娘的一边插着一面红旗，上面写着“铁姑娘战斗队”几个金黄色的大字。那些年，韩家庄同全国其他村庄一样，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山西大寨县，亦学习天津小靳庄。村里的小伙子成立“虎头山突击队”，大姑娘成立“铁姑娘战斗队”，就是向山西大寨县学习的“革命成果”。他们的口号是：实干、苦干加巧干，一定要把大寨县来实现！

泥塘里春风拂面，红旗猎猎，到处一派繁忙的劳动景象。

——哎哟，俺地个亲娘哎，吓死俺地个人啦！

泥塘的淤泥里暗藏着不少泥鳅。初春天，泥鳅沉睡不动弹，要是铁锨惊醒了它们的美梦，它们才不耐烦地在淤泥中横冲直闯地摇一摇、摆一摆、钻一钻，重新找一处安身的所在。村人赤脚站在淤泥里，要是碰巧了，泥鳅撞上小腿肚子，或钻进脚趾缝里，滑溜溜的，冰凉凉的，一惊一乍，一蹦一跳，就会有人夸张出一串串惊叫声。

——哎哟，俺地个亲妈哟，怎么像一条水蛇呀！

生发出一声声尖叫的不会是男人。一个大男人家才不会害怕泥鳅呢！要是泥鳅胆敢往男人的脚趾缝里钻，他们会毫不客气地并拢脚趾，使劲地往泥鳅身上夹。当然男人这么做是徒劳的，一条油光水滑的泥鳅，莫说伸脚趾去夹了，就算上手去抓，都不一定能够抓得住。常言说，这个人滑得像泥鳅。说的就是这个人无论做下什么不好的坏事，都不会落一丝一毫把柄攥在别人的手掌心里。

大多数姑娘都害怕泥鳅冷不丁地钻身上，但不会有一个姑娘发出尖叫声。不会，绝对不会。要是姑娘像这样一声一浪地喊叫出来，算个什么呀！不说是引起村人往不好的地方去联想，就算村人什么都不想、什么都不说，一个大姑娘家都会羞愧地勾下头，恨不能找一道地缝钻进去。淮河两岸的人家都这样，一个大姑娘家的做人做事原则就是隐忍，就是含而不露，就是躲藏在村人

的公众视野之外，而不是想方设法地显露出自个。

一个姑娘嫁到韩家庄，做上小媳妇，相隔年把两年生下一个孩子，她们的人生境况就发生很大转变了。不说小媳妇比大姑娘更具有女人味儿，更像是一个女人中的女人，更善于表露自个的一份情感，最起码小媳妇生过孩子，经验过男女之间的那么一档子事，做人做事不会再像大姑娘一样羞羞答答的了，该表露出来的一份情感很容易地就自然表露出来了。滑溜溜的、冰凉凉的大泥鳅小泥鳅，哧溜一下从淤泥中钻过来，撞上她们的小腿肚子，或钻进她们的脚趾缝里，她们就是要一惊一乍地喊叫，她们就是要一蹦一跳地喊叫。

——哎哟，俺地个亲娘哎，吓死俺地个人啦！

——哎哟，俺地个亲妈哟，怎么像一条水蛇呀！

她们的男人就在她们身旁。男人听见自家女人的喊叫声，心里特别地受用。女人用一种特别的眼神看一眼自家的男人，男人用一种特别的眼神看一眼自家的女人。女人看男人算是一种求证，男人看女人算是一种证实。自家女人发出类似的喊叫，只有在夜深人静的特殊时刻，偶或地喊叫那么一下子。就算在夜深人静，自家女人偶或地喊叫那么一下子，也是捂着嘴，含混地喊，憋屈地喊，不能敞亮地喊，不能痛快地喊。初春天挖泥塘，惊慌失措的一条条泥鳅，算是给了小媳妇一次补救的机会。小媳妇喊叫着，不用再捂嘴，不用再憋屈，敞敞亮亮地喊叫出来，痛痛快快地喊叫出来。自家女人的这种喊叫声，自家男人是熟悉的。夫妻俩都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。

其他男人女人识破不了这种游戏般的喊叫吗？怎么可能呢！这种游戏般的喊叫声，是生命愉悦时刻的本能呐喊，是男人女人共同创造的、共同拥有的。现在却变成小媳妇的独有专利，好像只有小媳妇能够喊叫出声，好像只有小媳妇有资格喊叫出声，男人没有资格喊叫，大姑娘没有资格喊叫，岁数大一点儿的媳妇也没有资格喊叫。

生产队在这里挖泥塘前后好多天了，先是某一个小媳妇不经意地喊叫出一声，喊叫的原因也确实是泥鳅哧溜一声撞在身上，或钻进脚趾缝里。这个小媳妇喊叫过后，自个的一张脸先是不好意思红起来，整个泥塘里的泥鳅不可能只有一条，泥鳅也不可能单单地碰撞在她一个人的身上，别的女人不惊慌、不喊叫，她惊慌、她喊叫，就显得有些太那个什么了。这个小媳妇的一双眼睛胆怯地看一眼自家男人。自家男人倒是没觉得有什么，自家女人胆子小他是知道的，偶尔地遇见这么一点意外，喊叫一声是正常的。这个时候，或许干活的其他男人女人没有把小媳妇的这声喊叫往别的方面联想。一条滑溜溜的泥鳅，一个胆子小的小媳妇，在看不见的淤泥下面，发生了一次十分隐秘的碰撞，

引起一惊一乍的喊叫。

紧接着,又有一声惊心动魄的叫声喊出来。或许还是第一次喊叫的那个小媳妇,或许是别的小媳妇。总之,这第二声喊叫有了开启心智的效果。干活的男人女人在心里很响亮地噢一声,算是明白类似的喊叫在夜深人静的什么时刻发生过。按理说,小媳妇明白过来就应该隐忍,不再去喊叫。说到底,在这么多干活的村人面前,小媳妇发出这样的一声喊叫,是有些不雅观的,是有些不当的。一件隐秘的事只能隐秘地发生,一件发生在黑夜中的事只能存在于黑夜中,一件属于两口子的事绝对只能属于两口子。不过,不过一个什么呢?这是在大白天,这是在挖泥塘,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。要说不应该,也是泥鳅不应该横冲直闯。要说有错误,也是泥鳅横冲直撞的错误。小媳妇就是要淋漓尽致地喊叫一声,小媳妇就是要有一种生命的本能表达。于是就有了第三声喊叫、第四声喊叫、更多声喊叫。一时间,可谓喊叫声不断了,可谓此起彼伏了。

真有那么多泥鳅横冲直撞吗?真有那么多小媳妇遭受到泥鳅的侵扰吗?显然不可能。一件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子呢?这是小媳妇间相互攀比、相互不服气的结果。为什么你能喊叫我就不能喊叫?你喊叫的声音比我嗓门大怎么的?你喊叫的声音比我好听怎么的?有的小媳妇情不自禁地就要喊叫。有的男人纵容自家小媳妇喊叫。好像谁家的两口子落后,不只是生命愉悦层面的落后,更是脸面上的落后。一个个小媳妇在拼命地喊叫,一个个大男人在拼命地鼓励,好像是赛歌。当然歌词是单调的,翻来覆去就那么两句简单的歌词。两句简单的歌词经过不同小媳妇的嗓子,却唱出千姿百态的曲调。

——哎哟,俺地个亲娘哎,吓死俺地个人啦!

——哎哟,俺地个亲妈哟,怎么像一条水蛇呀!

有男人不在身边的小媳妇。比如,有一个小媳妇两年前嫁来韩家庄,男人在一座煤矿上下井,两地相隔四十里路。说起来四十里路不算远,要是再隔两道河就不那么好走了。小媳妇最初嫁过来,男人一个礼拜回一趟,后来男人半个月回一趟,再后来男人一个月回一趟,现在月把两个月男人都不回一趟。这个小媳妇带着一个孩子,跟着公公婆婆一起过。公公婆婆年岁大,过日子遇见什么难心事都是小媳妇顶着。队长像一个仁义的男人,经常地走过去问一问这个小媳妇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。公公婆婆在一旁盯着,这个小媳妇只能摇头说,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。就这样子一来二去,村人风言风语地说队长跟这个小媳妇有一腿。队长四十多岁,细胳膊细腿的,是一个瘦男人。队长老婆比队长大两岁,壮胳膊壮腿的,是一个胖女人。胖女人厉害,看管队长很严格。

胖女人听见村人谣传，早就想找碴整治这个女人一下子。初春天挖泥塘，算是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时机。队长老婆年岁大，早有自知之明，不会跟着一窝小媳妇乱喊乱叫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别人家的小媳妇没头没脑地喊叫，胖女人心里不烦，唯独这家小媳妇没头没脑地喊叫，胖女人就看不过去了。

这家小媳妇一惊一乍地喊叫，比别的小媳妇次数多，比别的小媳妇嗓门大，好像泥塘里的泥鳅都喜欢往她的身上撞，都喜欢往她的脚趾缝里钻。这家小媳妇喊叫的声音，跟别的小媳妇略微有些不一样。别的小媳妇恹恹调调的。她不说“俺”，说“我”。这家小媳妇在娘家念过几年书，喜欢跟着收音机学北京话。更主要的是，她想在韩家庄村人面前强调，她跟村里别家的小媳妇不一样，是个知书达理的女人，是个煤矿工人的老婆。因而，这家小媳妇一惊一乍地喊叫出来的就成这个样子。

——哎哟，我的妈妈呀，可吓着我啦！

——哎哟，我的妈妈呀，怎么往我的裤筒里钻嘛！

这家小媳妇的男人不在身旁，她的喊叫就是给村里所有男人听的。胖女人很快地觉察出来，这个女人每喊叫一声，就往队长这边瞟上一眼。同样，队长每听见这个女人喊叫一声，就往她那边瞟上一眼。一对狗男女，两个不要脸的！胖女人在心里恶狠狠地骂上这么一句话，就不能再忍受下去，要有所行动了。

胖女人几步跨到这个女人面前，伸手啪一下子，扇了她一个大嘴巴。胖女人打这个女人一个耳刮子还不罢休，两只手一齐伸过去就要扒她的裤子。胖女人一边扒她的裤子一边说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有一条又粗又大的泥鳅钻进你的裤裆里了。这个女人不去袒护自个的裤子，反手一把揪住胖女人的头发，狠劲地把胖女人的头往泥塘里按。这个女人比胖女人灵活，力气也不比胖女人小。这个女人说，就算你把两腿叉拉开，泥鳅都不愿往你的裤裆里钻。很快地，两个女人一起倒在泥塘里，变成两个泥女人。村人七手八脚地拉开两个纠缠一起的女人。队长冷脸交代生产队里的会计说，她俩每人扣半天工分。

在那么一种特殊的年月里，淮河两岸的村庄大同小异，村人在生产队干活差不多都这样，男人女人一窝蜂地围一起，一边干活一边说荤话。村人总有办法把从事的任何一项劳动，或任意一个话题，都跟男人女人之间的那么一档子事牵扯起来。好像人世间的万事万物，只有跟男人女人之间的这么一档子事牵扯在一起，才会乐趣丛生，滋味无穷。好像村人在一起干活，只有说着男人女人之间的这么一档子事，才会有使不完的力气，才能把长长的日子打发过

去。这是活着的意义,更是劳动的意义。好在大姑娘小伙子不跟他们在一起干活,中间相隔一定的距离,想听听几句,不想听半句也听不进。大姑娘小伙子没有说这种话的资格,也没有说这种话的权利。

胖女人粗腔粗调地哭着说,俺地个亲娘哟,你说这是谁家的道理呀!

胖女人哭她的半天工分。

这个女人尖腔尖调地哭着说,我的妈妈哟,男人不在身边,尽受别人的欺负呀!

这个女人哭她的孤守命运。

三

泥塘边有五个游手好闲不干活的小伙子。其中,四个小伙子围绕着泥塘不停地跑步转圈子,另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坐在泥塘边上的一块草地上晒太阳。他们游离于村里男人女人的荤话之外,他们的衣着与神态都跟韩家庄的村人有着明显的不一样。他们是下放来的知青,春节过后刚从公社分配过来。韩家庄紧靠淮河边,算是全公社最偏僻的村庄,只能安排男知青,不能安排女知青。五个男知青,有从县城来的,有从省城来的,有从上海来的,有从南京来的,他们高矮不一,胖瘦不一,腔调不一。那个从上海来的知青跟别的知青更是不一样,他说话细声细语得像个媳妇不说,脸上还架着一副黑镜框眼镜,一眼看上去有些怪模怪样的。他是韩家庄有史以来第一个戴眼镜的人,村人当天就舍弃他的真名,“眼镜、眼镜”地喊叫开。

按理说,这五个男知青加入韩家庄的虎头山突击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。可眼镜细胳膊细腿的,一看就知道使不出半斤力气,虎头山突击队害怕他影响整体的战斗力,不愿意收留他。经常地,虎头山突击队要跟铁姑娘战斗队比干活。比如说夏天里收麦子,一个夜晚比下来,两个队各自割了多少亩麦子,谁输谁赢,一目了然。再比如说冬天里挖水渠,一个白天比下来,两个队各自挖了多少米水渠,谁输谁赢,不言自明。两个队比干活,实打实地比,不要命地比,只要是有一名体力弱的队员,其比赛结果都不好看。

那一天,挑选知青的场地就在大队部的院子里,负责挑选知青的是水萍和韩青山。韩青山是虎头山突击队的队长,水萍是铁姑娘战斗队的队长。听说大队部来了一批下放知青,水萍跟着韩青山一起从干活的地方跑过去,还不知道都是男知青,没有女知青。一路奔波劳顿,五个男知青歪斜在他们的包袱中

间,像是五个多余出来的大包袱。实际上是也这样,公社派一辆手扶拖拉机,把五位男知青送过来,卸在大队部的院子里,就无人过问了。大队干部赶紧找水萍跟韩青山,让他俩把五位知青领回去,实际上就是安插到各个生产队。“知青运动”初期,还有一部分知青胸怀一种理想与渴望来到农村,想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。现在人人明白下放不是一件好事,偏生还下放到这样一个偏僻的村庄里。因而,五个男知青的脸上都呈现出一副任由宰割的神态。没见着一个女知青,水萍的脸上有些失望。大队干部、韩青山、水萍三个人,远远地站在一条巷子里。三个人指手画脚地要做一件什么事,五个男知青不知道,也不想知道。大队干部挨个地介绍五个男知青,说他们叫什么名字,说他们的家庭背景,说他们在中学的表现,水萍像是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。五个男知青中最不起眼的当然是眼镜,眼镜戴着一副眼镜不说,细胳膊细腿的不说,还一副病怏怏的样子。不说他有什么大毛病,最起码干起活来不能跟村里的小伙子相比,就算跟其他的四个男知青相比都会相差很远吧?!

韩青山说,那个戴眼镜的我们虎头山突击队不要。

韩青山这样说话,大队干部能料到。

大队干部说,你们要也得要,不要也得要,这是一项政治任务。

韩青山直言说,大队的政治任务完成了,我们虎头山突击队的劳动任务完不成。

就是这个时候,水萍开口说话了。

水萍说,那个戴眼镜的我们铁姑娘战斗队要。

韩青山说,这是男知青,不是女知青。

水萍说,谁说我们铁姑娘战斗队偏要女知青?

大队干部如释重负地说,还是水萍识大局。

那时候,水萍与韩青山暗地里谈对象。他俩代表两个队的时候,往往说不到一块去,一个说东,另一个说西。

韩青山说,就怕你个人想要,你们的其他队员不想要。

水萍说,这你就猜错了,你们小伙子不喜欢的人,我们大姑娘不一定不喜欢。

在那么一种年代里,水萍说这话有些出格,听得大队干部和韩青山一蒙一楞的。水萍不管他俩怎么想,先离开大队部去跟自个的队员说这事。

韩青山不喜欢眼镜是因为他不能干活,水萍喜欢眼镜是因为他是上海人。大队干部介绍眼镜是上海人的时候,水萍就觉得心里一动,像是“上海”这两个字一下子戳在水萍的敏感处。小时候水萍听村人在背后说她是上海种。那

个时候水草还活着。后来水萍长大，水草死了，村人就不再去说这件事，好像他们忘记了。水萍想收下眼镜，心里却找不出一个实在的理由去说服铁姑娘战斗队的其他队员。水萍当着铁姑娘战斗队队员的面，缺少说话的底气，软吞硬地说，我就不信一个小伙子干活干不过一个姑娘家，我就不信铁姑娘战斗队多一个眼镜就比不过虎头山突击队。水萍说出口的是一句自相矛盾的话：一个小伙子干活比一个姑娘家厉害，整个虎头山突击队干活也就比铁姑娘战斗队厉害，她们就不可能比得过虎头山突击队。水萍说，人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事就是这么一个事，下面大家举手表决吧。

那年头，凡事都要举手表决。只有大多数队员举手表决通过，眼镜才能变成她们的一名队员。哗啦一下子，所有队员都把手举起来，没有一个队员不同意。这个结果水萍没想到，她的一颗心落下来，慌张地，惊喜地，赶紧地跑大队部去找眼镜。五个男知青被韩青山领走四个，单独留下眼镜一个人。天空时阴时晴，天气时暖时寒。眼镜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索性咕咚一声睡地上。大队部地面是沙灰地，一阵风刮过来，扬起一股灰尘，没头没脸扑过去，眼镜只好紧紧地闭上眼。

水萍说，你跟我走。

眼镜斜拉开半只眼问，我凭什么跟你走？

水萍说，你参加我们的铁姑娘战斗队。

那年头，虎头山突击队和铁姑娘战斗队到处都是。眼镜对这个称呼不陌生。

眼镜说，我参加你们铁姑娘战斗队不适合。

水萍说，怎么不合适？

眼镜说，我是一个男的。

水萍说，人家洪常青还是红色娘子军的连长呢。

眼镜看出水萍不是开玩笑。

眼镜咧开嘴苦笑一下说，我不明白你们铁姑娘战斗队为什么要收我一个男知青。

水萍不由自主地说出一句心里话。

水萍说，因为你是上海人。

眼镜的两只眼睛在玻璃镜片后面闪出两道亮光。

眼镜问，这么说你跟上海有亲戚，你到过上海喽？

水萍慌忙摇头说，我在上海没有亲戚，上海我只在梦里去过。

眼镜眼睛里的亮光一点点地黯淡下去。

水萍说,从明天起你就跟着我们铁姑娘战斗队一起出工干活。

眼镜坐正身子伸出两只细胳膊说,就怕你们铁姑娘战斗队干的活我干不动。

水萍说,干不动重活你干轻活,干不动轻活你站一边看,你现在就跟我回生产队。

水萍提着眼镜的包袱在前面走,眼镜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,跟在水萍的后面走。眼镜像是水萍的一个俘虏兵。

那一刻,水萍暗藏着私心,别的姑娘也暗藏着私心,都想近距离地接触这个从上海来的小伙子。道理很简单,上海在水萍的心里代表着她生命的隐秘起源,在其他姑娘的心里却代表着中国的一座繁华都市,尤其在韩家庄这个偏僻村庄,更代表着姑娘们的缥缈梦想。哪一个姑娘不梦想上海这样的一座城市?哪一个姑娘不梦想去上海看一看、玩一玩?上海是一个大地方,不说县城没法比,不说省城没法比,在中国也找不出几座城市能够跟上海比。她们飘浮着的梦境一下子落实在这个从上海过来的男知青身上。唯独眼镜自个开心不起来,干农活凭的是力气,一个病怏怏的人在农村就是废物,一个没有力气的人在农村就是累赘。眼镜原本白白净净、头脸光鲜、衣服整洁的,现在却懒得去洗脸、去梳头、去换衣服,几天一过浑身上下邋里邋遢得像一个刚从麦秸堆里钻出来的懒汉。隔天早上上工铃一响,铁姑娘战斗队的姑娘早早地到齐,眼镜沉着两腿就是这么一副模样走过来。

眼镜报到一般来到水萍跟前说,我来了。

水萍一眼不看眼镜说,你回去吧。

眼镜一下子紧张起来问,你们不要我啦?

水萍说,你回去把脸洗干净,把头发梳顺当,换一身干净的衣服来上工。

眼镜有些不理解水萍,语气怪异地问,我是来干活的,又不是相对象。

水萍说,你看一看你自个的一副邋遢样子,哪里像一个上海人?

上海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?水萍不知道,其他姑娘也不清楚,但肯定不是眼镜这样一副邋里邋遢样子的。眼镜一声不吭,转身回村子。眼镜转身的一瞬间,水萍瞧见他的眼里汪满泪水。水萍心里咯噔响一声。水萍被眼镜的泪水所感动,眼镜更是被水萍的话语所感动。眼镜只身一人从上海来到韩家庄,水萍是他遇见的第一个关心他的人。水萍的长相正好与眼镜相反,牛高马大,粗胳膊壮腿,韩家庄没有大姑娘干活能够干得过她,就算从小伙子们也挑不出几个人来能和她比干活。从外表上来看,水萍是个名副其实的铁姑娘,担任铁姑娘战斗队的队长也就名副其实了。其实水萍做队长更合格的一面还是对所